魏書/卷8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列傳外戚第七十一下

魏書卷八十四[1]
列傳儒林第七十二
作者：魏收　北齊

列傳文苑第七十三

梁越　盧醜　張偉　梁祚　平恒　陳奇　常爽　劉獻之　張吾貴　劉蘭　孫惠蔚　徐遵明　董徵　刁沖　盧景裕　李同軌　李業興

【序】

自晉永嘉之後，運鍾喪亂，宇內分崩，羣凶肆禍，生民不見俎豆之容，黔首唯覩戎馬之跡，禮樂文章，掃地將盡。而契之所感，斯道猶存。高才有德之流，自強蓬藁；鴻生碩儒之輩，抱器晦己。太祖初定中原，雖日不暇給，始建都邑，便以經術為先，立太學，置五經博士生員千有餘人。天興二年春，增國子太學生員至三千。豈不以天下可馬上取之，不可以馬上治之，為國之道，文武兼用，毓才成務，意在茲乎？聖達經猷，蓋為遠矣。四年春，命樂師入學習舞，釋菜于先聖、先師。太宗世，改國子為中書學，立教授博士。世祖始光三年春，別起太學於城東，後徵盧玄、高允等，而令州郡各舉才學。於是人多砥尚，儒林轉興。顯祖天安初，詔立鄉學，郡置博士二人，助教二人，學生六十人。後詔：大郡立博士二人，助教四人，學生一百人；次郡立博士二人，助教二人，學生八十人；中郡立博士一人，助教二人，學生六十人；下郡立博士一人，助教一人，學生四十人。太和中，改中書學為國子學，建明堂辟雍，尊三老五更，又開皇子之學。及遷都洛邑，詔立國子太學、四門小學。高祖欽明稽古，篤好墳典，坐輿據鞍，不忘講道。

劉芳、李彪諸人以經書進，崔光、邢巒之徒以文史達，其餘涉獵典章，關歷詞翰，莫不縻以好爵，動貽賞眷。於是斯文鬱然，比隆周漢。世宗時，復詔營國學，樹小學於四門，大選儒生，以為小學博士，員四十人。雖黌宇未立，而經術彌顯。時天下承平，學業大盛。故燕齊趙魏之間，橫經著錄，不可勝數。大者千餘人，小者猶數百。州舉茂異，郡貢孝廉，對揚王庭，每年逾眾。神龜中，將立國學，詔以三品已上及五品清官之子以充生選。未及簡置，仍復停寢。正光二年，乃釋奠於國學，命祭酒崔光講孝經，始置國子生三十六人。暨孝昌之後，海內淆亂，四方校學所存無幾。永熙中，復釋奠於國學；又於顯陽殿詔祭酒劉廞講孝經，黃門李郁說禮記，中書舍人盧景宣講大戴禮夏小正篇；復置生七十二人。及遷都於鄴，國子置生三十六人。至於興和、武定之世，寇難既平，儒業復光矣。

漢世鄭玄並為眾經注解，服虔、何休各有所說。玄易、書、詩、禮、論語、孝經，虔左氏春秋，休公羊傳，大行於河北。王肅易亦間行焉。晉世杜預注左氏，預玄孫坦、坦弟驥於劉義隆世並為青州刺史，傳其家業，故齊地多習之。自梁越以下傳受講說者甚眾。今舉其知名者附列於後云。

梁越

梁越，字玄覽，新興人也。少而好學，博綜經傳，無所不通。性純和篤信，行無擇善。國初為禮經博士。太祖以其謹厚，舉動可則，拜上大夫，命授諸皇子經書。太宗即祚，以師傅之恩賜爵祝阿侯。後出為雁門太守，獲白雀以獻，拜光祿大夫。卒。子弼，早卒。

弼子恭，襲。降為雲中子。無子，爵除。

盧醜

盧醜，昌黎徒河人，襄城王魯元之族也。世祖之為監國，醜以篤學博聞入授世祖經。後以師傅舊恩賜爵濟陰公。除鎮軍將軍，拜尚書，加散騎常侍，出為河內太守。延和二年冬卒。〈闕〉初，中山襲爵，太和中，以老疾自免。

子升頭，襲爵，後例降。

張偉

張偉，字仲業，小名翠螭，太原中都人也。高祖敏，晉祕書監。偉學通諸經，講授鄉里，受業者常數百人。儒謹汎納，勤於教訓，雖有頑固不曉，問至數十，偉告喻殷勤，曾無慍色。常依附經典，教以孝悌，門人感其仁化，事之如父。性恬平，不以夷嶮易操，清雅篤慎，非法不言。世祖時，與高允等俱被辟命，拜中書博士。轉侍郎、大將軍樂安王範從事中郎、馮翊太守。還，仍為中書侍郎、本國大中正。使酒泉，慰勞沮渠無諱。還，遷散騎侍郎。聘劉義隆還，拜給事中、建威將軍，賜爵成皐子。出為平東將軍、營州刺史，進爵建安公。卒，贈征南將軍、并州刺史，諡曰康。在州郡以仁德為先，不任刑罰，清身率下，宰守不敢為非。

子仲慮，太和初，假給事中、高麗副使，尋假散騎常侍、高麗使。後出為章武太守，加寧遠將軍。

仲慮弟仲繼，學尚有父風，善倉、雅、林說。太和中，官至侍御長，坐事徙西裔，道死。

梁祚

梁祚，北地泥陽人。父劭，皇始二年歸國，拜吏部郎，出為濟陽太守。至祚居趙郡。祚篤志好學，歷治諸經，尤善公羊春秋、鄭氏易，常以教授。有儒者風，而無當世之才。與幽州別駕平恒有舊，又姊先適范陽李氏，遂攜家人僑居於薊。積十餘年，雖羈旅貧窘而著述不倦。恒時相請屈，與論經史。辟祕書中散，稍遷祕書令。為李訢所排，擯退為中書博士。後出為統萬鎮司馬，徵為散令。撰并陳壽三國志，名曰國統。又作代都賦，頗行於世。清貧守素，不交勢貴。年八十七，太和十二年卒。

子元吉，有父風。

少子重，歷碎職，後為相州鎮北府參軍事。

平恒

平恒，字繼叔，燕國薊人。祖視，父儒，並仕慕容為通宦。恒耽勤讀誦，研綜經籍，鉤深致遠，多所博聞。自周以降，暨於魏世，帝王傳代之由，貴臣昇降之緒，皆撰錄品第，商略是非，號曰略注，合百餘篇。好事者覽之，咸以為善焉。安貧樂道，不以屢空改操。

徵為中書博士。久之，出為幽州別駕。廉貞寡欲，不營資產，衣食至常不足，妻子不免飢寒。後拜著作佐郎，遷祕書丞。

時高允為監，河間邢祐、[2]北平陽嘏、河東裴定、廣平程駿、金城趙元順等為著作佐郎，雖才學互有短長，然俱為稱職，並號長者。允每稱博通經籍無過恒也。

恒即劉彧將軍王玄謨舅子。恒三子，並不率父業，好酒自棄。恒常忿其世衰，植杖巡舍側崗而哭，不為營事婚宦，任意官娶，故仕聘濁碎，不得及其門流。恒婦弟鄧宗慶及外生孫玄明等每以為言。恒曰：「此輩會是衰頓，何煩勞我。」乃別構精廬，并置經籍於其中，一奴自給，妻子莫得而往，酒食亦不與同。時有珍美，呼時老東安公刁雍等共飲噉之，家人無得嘗焉。太和十年，以恒為祕書令，而恒固請為郡，未授而卒，時年七十六。贈平東將軍、幽州刺史、都昌侯，謚曰康。

子壽昌，太和初，祕書令史。稍遷荊州征虜府錄事參軍。

陳奇

陳奇，字脩奇，河北人也，自云晉涼州刺史驤之八世孫。祖刃，仕慕容垂。奇少孤，家貧，而奉母至孝。齠齔聰識，有夙成之美。性氣剛亮，與俗不羣。愛玩經典，博通墳籍，常非馬融、鄭玄解經失旨，志在著述五經。始注孝經、論語，頗傳於世，為搢紳所稱。

與河間邢祐同召赴京。時祕書監游雅素聞其名，始頗好之，引入祕省，欲授以史職。後與奇論典誥及詩書，雅贊扶馬鄭。至於易訟卦天與水違行，雅曰：「自葱嶺以西，水皆西流，推此而言，易之所及自葱嶺以東耳。」奇曰：「易理綿廣，包含宇宙。若如公言，自葱嶺以西，豈東向望天哉？」奇執義非雅，每如此類，終不苟從。雅性護短，因以為嫌。嘗眾辱奇，或爾汝之，或指為小人。奇曰：「公身為君子，奇身且小人耳。」雅曰：「君言身且小人，君祖父是何人也？」奇曰：「祖，燕東部侯釐。」[3]雅質奇曰：「侯釐何官也？」奇曰：「三皇不傳禮，官名豈同哉？故昔有雲師、火正、鳥師之名。以斯而言，世革則官異，時易則禮變。公為皇魏東宮內侍長，侍長竟何職也？」由是雅深憾之。先是敕以奇付雅，令銓補祕書，雅既惡之，遂不復敍用焉。

奇冗散數年，高允與奇鑽溫古籍，嘉其遠致，稱奇通識，非凡學所窺。允微勸雅曰：「君朝望具瞻，何為與野儒辨簡牘章句？」雅謂允有私於奇，曰：「君寧黨小人也！」乃

取奇所注論語、孝經焚於坑內。奇曰：「公貴人，不乏樵薪，何乃燃奇論語？」雅愈怒，因告京師後生不聽傳授。而奇無降志，亦評雅之失。雅製昭皇太后碑文，論后名字之美，比諭前魏之甄后。奇刺發其非，遂聞於上。詔下司徒檢對碑史事，乃郭后，雅有屈焉。

有人為謗書，多怨時之言，頗稱奇不得志。雅乃諷在事云：「此書言奇不遂，當是奇假人為之。如依律文，造謗書者皆及孥戮。」遂抵奇罪。時司徒、平原王陸麗知奇見枉，惜其才學，故得遷延經年，冀有寬宥。但執以獄成，竟致大戮，遂及其家。奇於易尤長，在獄嘗自筮卦，未及成，乃擘破而歎曰：「吾不度來年冬季！」及奇受害，如其所占。

奇初被召，夜夢星墜壓脚，明而告人曰：「星則好風，星則好雨，夢星壓脚，必無善徵。但時命峻切，不敢不赴耳。」奇妹適常氏，有子曰矯之，仕歷郡守。神龜中，上書陳時政所宜，言頗忠至，清河王懌稱美之。奇所注論語，矯之傳掌，未能行於世，其義多異鄭玄，往往與司徒崔浩同。

常爽

常爽，字仕明，河內溫人，魏太常卿林六世孫也。祖珍，苻堅南安太守，因世亂遂居涼州。父坦，乞伏世鎮遠將軍、大夏鎮將、顯美侯。爽少而聰敏，嚴正有志概，雖家人僮隸未嘗見其寬誕之容。篤志好學，博聞強識，明習緯候，五經百家多所研綜。州郡禮命皆不就。

世祖西征涼土，爽與兄仕國歸款軍門，世祖嘉之。賜仕國爵五品，顯美男；爽為六品，拜宣威將軍。是時戎車屢駕，征伐為事，貴遊子弟未遑學術，爽置館溫水之右，教授門徒七百餘人，京師學業，翕然復興。爽立訓甚有勸罰之科，弟子事之若嚴君焉。尚書左僕射元贊、平原太守司馬真安、著作郎程靈虬，皆是爽教所就。崔浩、高允並稱爽之嚴教，獎厲有方。允曰：「文翁柔勝，先生剛克，立教雖殊，成人一也。」其為通識歎服如此。

因教授之暇，述六經略注，以廣制作，甚有條貫。其序曰：「傳稱：『立天之道曰陰與陽，立地之道曰柔與剛，立人之道曰仁與義。』然則仁義者人之性也，經典者身之文也，皆以陶鑄神情，啟悟耳目，未有不由學而能成其器，不由習而能利其業。是故季路勇士也，服道以成忠烈之概；甯越庸夫也，講藝以全高尚之節。蓋所由者習也，所因者本也，本立而道生，身文而德備焉。昔者先王之訓天下也，莫不導以詩書，教以禮樂，移其風

俗，和其人民。故恭儉莊敬而不煩者，教深於禮也；廣博易良而不奢者，教深於樂也；溫柔敦厚而不愚者，教深於詩也；疏通知遠而不誣者，教深於書也；潔靜精微而不賊者，教深於易也；屬辭比事而不亂者，教深於春秋也。夫樂以和神，詩以正言，禮以明體，書以廣聽，春秋以斷事，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，而易為之源。故曰：「易不可見則乾坤其幾乎息矣。」由是言之，六經者先王之遺烈，聖人之盛事也。安可不遊心寓目，習性文身哉！頃因暇日，屬意藝林，略撰所聞，討論其本，名曰六經略注以訓門徒焉。」其略注行於世。

爽不事王侯，獨守閑靜，講肄經典二十餘年，時人號為「儒林先生」。年六十三，卒於家。

子文通，歷官至鎮西司馬、南天水太守、西翼校尉。文通子景，別有傳。

劉獻之

劉獻之，博陵饒陽人也。少而孤貧，雅好詩、傳，曾受業於勃海程玄，後遂博觀眾籍。見名法之言，掩卷而笑曰：「若使楊墨之流不為此書，千載誰知其小也！」曾謂其所親曰：「觀屈原離騷之作，自是狂人，死其宜矣，何足惜也！吾常謂濯纓洗耳，有異人之迹；哺糟歠醨，有同物之志。而孔子曰：『我則異於是，無可無不可。』誠哉斯言，實獲我心。」

時人有從獻之學者，獻之輒謂之曰：「人之立身，雖百行殊途，準之四科，要以德行為首。君若能入孝出悌，忠信仁讓，不待出戶，天下自知。儻不能然，雖復下帷針股，躡屩從師，正可博聞多識，不過為土龍乞雨，眩惑將來，其於立身之道有何益乎？孔門之徒，初亦未悟，見皐魚之歎，方歸而養親。[4]嗟乎先達，何自覺之晚也！束脩不易，受之亦難，敢布心腹，子其圖之。」由是四方學者莫不高其行義而希造其門。

獻之善春秋、毛詩，每講左氏，盡隱公八年便止，云義例已了，不復須解。由是弟子不能究竟其說。後本郡舉孝廉，非其好也，逼遣之，乃應命，至京，稱疾而還。高祖幸中山，詔徵典內校書，獻之喟然歎曰：「吾不如莊周散木遠矣！一之謂甚，其可再乎。」固以疾辭。時中山張吾貴與獻之齊名，海內皆曰儒宗。吾貴每一講唱，門徒千數，其行業可稱者寡。獻之著錄，數百而已，皆經通之士。於是有識者辨其優劣。魏承喪亂之後，五經大義雖有師說，而海內諸生多有疑滯，咸決於獻之。六藝之文，雖不悉注，然所標

宗旨，頗異舊義，撰三禮大義四卷，三傳略例三卷，注毛詩序義一卷，今行於世，并章句疏三卷。注涅槃經未就而卒。有四子，放古、爰古、參古、脩古。

放古，幼有人才。為州從事，早亡。

爰古、參古，並傳父詩而不能精通也。

張吾貴

張吾貴，字吳子，中山人。少聰惠口辯，身長八尺，容貌奇偉。年十八，本郡舉為太學博士。吾貴先未多學，乃從酈詮受禮，牛天祐受易。詮、祐粗為開發，而吾貴覽讀一遍，便即別構戶牖。世人競歸之。曾在夏學，聚徒千數而不講傳，生徒竊云張生之於左氏似不能說。吾貴聞之，謂其徒曰：「我今夏講暫罷，後當說傳，君等來日皆當持本。」生徒怪之而已。吾貴謂劉蘭云：「君曾讀左氏，為我一說。」蘭遂為講。三旬之中，吾貴兼讀杜、服，隱括兩家，異同悉舉。諸生後集，便為講之，義例無窮，皆多新異。蘭乃伏聽。學者以此益奇之。而以辯能飾非，好為詭說，由是業不久傳，而氣陵牧守，不屈王侯，竟不仕而終。

劉蘭

劉蘭，武邑人。年三十餘，始入小學，書急就篇。家人覺其聰敏，遂令從師，受春秋、詩、禮於中山王保安。家貧無以自資，且耕且學。三年之後，便白其兄：「蘭欲講書。」其兄笑而聽之，為立黌舍，聚徒二百。蘭讀左氏，五日一遍，兼通五經。先是張吾貴以聰辨過人，其所解說，不本先儒之旨。唯蘭推經、傳之由，本注者之意，參以緯候及先儒舊事，甚為精悉。自後經義審博，皆由於蘭。蘭又明陰陽，博物多識，為儒者所宗。瀛州刺史裴植徵蘭講書於州城南館，植為學主，故生徒甚盛，海內稱焉。又特為中山王英所重。英引在館，令授其子熙、誘、略等。蘭學徒前後數千，成業者眾，而排毀公羊，又非董仲舒，由是見譏於世。永平中，為國子助教。延昌中，靜坐讀書，有人叩門，門人通焉，蘭命引入。其人葛巾單衣，入與蘭坐，謂蘭曰：「君自是學士，何為每見毀辱，理義長短，竟知在誰，而過無禮見陵也。今欲相召，當與君正之。」言終而出。出後，蘭告家人。少時而患卒。

孫惠蔚

孫惠蔚，字叔炳，武邑武遂人也，小字陀羅。自言六世祖道恭為晉長秋卿，自道恭至惠蔚世以儒學相傳。惠蔚年十三，粗通詩、書及孝經、論語；十八，師董道季講易；十九，師程玄讀禮經及春秋三傳。周流儒肆，有名於冀方。

太和初，郡舉孝廉，對策於中書省。時中書監高閭宿聞惠蔚，稱其英辯，因相談，薦為中書博士。轉皇宗博士。閭被敕理定雅樂，惠蔚參其事。及樂成，閭上疏請集朝貴於太樂，共研是非。祕書令李彪自以才辯，立難於其間，閭命惠蔚與彪抗論，彪不能屈。黃門侍郎張彝常與遊處，每表疏論事，多參訪焉。十七年，高祖南征，上議告類之禮。及太師馮熙薨，惠蔚監其喪禮，上書令熙未冠之子皆服成人之服。惠蔚與李彪以儒學相知，及彪位至尚書，惠蔚仍太廟令。高祖曾從容言曰：「道固既登龍門而孫蔚猶沉涓澮，朕常以為負矣。」雖久滯小官，深體通塞，無孜孜之望，儒者以是尚焉。

二十二年，侍讀東宮。先是七廟以平文為太祖，高祖議定祖宗，以道武為太祖。祖宗雖定，然昭穆未改。及高祖崩，祔神主於廟，時侍中崔光兼太常卿，以太祖既改，昭穆以次而易。兼御史中尉、黃門侍郎邢巒以為太祖雖改，昭穆仍不應易，乃立彈草欲按奏光。光謂惠蔚曰：「此乃禮也，而執法欲見彈劾，思獲助於碩學。」惠蔚曰：「此深得禮變。」尋為書以與光，讚明其事。光以惠蔚書呈宰輔，乃召惠蔚與巒庭議得失，尚書令王肅又助巒，而巒理終屈，彈事遂寢。

世宗即位之後，仍在左右敷訓經典，自冗從僕射遷祕書丞、武邑郡中正。惠蔚既入東觀，見典籍未周，乃上疏曰：「臣聞聖皇之御世也，必幽贊人經，參天二地，憲章典故，述遵鴻猷。故易曰：『觀乎天文以察時變，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。』然則六經、百氏，圖書祕籍，乃承天之正術，治人之貞範。是以溫柔疏遠，詩書之教；恭儉易良，禮樂之道。爻彖以精微為神，春秋以屬辭為化。故大訓炳於東序，藝文光於麟閣。斯實太平之樞宗，勝殘之要道，有國之靈基，帝王之盛業。安上靖民，敦風美俗，其在茲乎？及秦棄學術，禮經泯絕。漢興求訪，典文載舉，先王遺訓，燦然復存。暨光武撥亂，日不暇給，而入洛之書二千餘兩。魏晉之世，尤重典墳，收亡集逸，九流咸備。觀其鳩閱史篇，訪購經論，紙竹所載，略盡無遺。臣學闕通儒，思不及遠，徒循章句，片義無立。而慈造曲覃，厠班祕省，忝官承乏，唯書是司。而觀、閣舊典，先無定目，新故雜糅，首尾不全。有者累帙數十，無者曠年不寫。或篇第褫落，始末淪殘；或文壞字誤，謬爛相屬。篇目雖多，全定者少。臣今依前丞臣盧昶所撰甲乙新錄，欲裨殘補闕，損併有無，校練句讀，以為定本，次第均寫，永為常式。其省先無本者，廣加推尋，搜求令足。然經記浩博，

諸子紛綸，部帙既多，章篇紕繆，當非一二校書，歲月可了。今求令四門博士及在京儒生四十人，在祕書省專精校考，參定字義。如蒙聽許，則典文允正，羣書大集。」詔許之。

又兼黃門侍郎，遷中散大夫，仍兼黃門。久之，正黃門侍郎，代崔光為著作郎，才非文史，無所撰著，唯自披其傳注數行而已。遷國子祭酒、祕書監，仍知史事。延昌二年，追賞侍講之勞，封棗強縣開國男，食邑二百戶。肅宗初，出為平東將軍、濟州刺史。還京，除光祿大夫。魏初已來，儒生寒宦，惠蔚最為顯達。先單名蔚，正始中，侍講禁內，夜論佛經，有愜帝旨，詔使加「惠」，號惠蔚法師焉。神龜元年卒于官，時年六十七。賜帛五百匹，贈大將軍、[5]瀛州刺史，謚曰戴。

子伯禮，襲封。伯禮善隸書。拜奉朝請、員外散騎侍郎、寧朔將軍、步兵校尉、國子博士。卒，贈輔國將軍、巴州刺史。

子產同，襲。少有才學，早亡，時人惜之。

徐遵明

徐遵明，字子判，華陰人也。身長八尺，幼孤好學。年十七，隨鄉人毛靈和等詣山東求學。至上黨，乃師屯留王聰，受毛詩、尚書、禮記。一年，便辭聰詣燕趙，師事張吾貴。吾貴門徒甚盛，遵明伏膺數月，乃私謂其友人曰：「張生名高而義無檢格，凡所講說，不愜吾心，請更從師。」遂與平原田猛略就范陽孫買德受業。一年，復欲去之。猛略謂遵明曰：「君年少從師，每不終業，千里負帙，何去就之甚。如此用意，終恐無成。」遵明曰：「吾今始知真師所在。」猛略曰：「何在？」遵明乃指心曰：「正在於此。」乃詣平原唐遷，納之，居於蠶舍。讀孝經、論語、毛詩、尚書、三禮，不出門院，凡經六年，時彈箏吹笛以自娛慰。又知陽平館陶趙世業家有服氏春秋，是晉世永嘉舊本，遵明乃往讀之。復經數載，因手撰春秋義章，為三十卷。

是後教授，門徒蓋寡，久之乃盛。遵明每臨講坐，必持經執疏，然後敷陳，其學徒至今浸以成俗。遵明講學於外二十餘年，海內莫不宗仰。頗好聚歛，有損儒者之風。

後廣平王懷聞而徵焉。至而尋退，不好京輦。孝昌末，南渡河，客於任城。以兗州有舊，因徙居焉。永安初，東道大使元羅表薦之，竟無禮辟。二年，元顥入洛，任城太守李湛

將舉義兵，遵明同其事。夜至民間，為亂兵所害，時年五十五。

永熙二年，遵明弟子通直散騎常侍李業興表曰：「臣聞行道樹德，非求利於當年；服義履仁，豈邀恩於沒世。但天爵所存，果致式閭之禮；民望攸屬，終有祠墓之榮。伏見故處士兗州徐遵明生在衡泌，弗因世族之基；長於原野，匪乘雕鏤之地。而託心淵曠，置情恬雅，處靜無悶，居約不憂。故能垂簾自精，下帷獨得，鑽經緯之微言，研聖賢之妙旨。莫不入其門戶，踐其堂奧，信以稱大儒於海內，擅明師於日下矣。是故眇眇四方，知音之類，延首慕德，跂踵依風。每精廬暫闢，杖策不遠千里；束脩受業，編錄將踰萬人。固已企盛烈於西河，擬高蹤於北海。若慕奇好士，愛客尊賢，罷吏遊梁，紛而成列。遵明以碩德重名，首蒙禮命，曳裾雅步，眷同置醴。黃門李郁具所知明，方申薦奏之恩，處心守壑之志，潛居樂道，遂往不歸。故北海王入洛之初，率土風靡，遵明確然守志，忠潔不渝，遂與太守李湛將誅叛逆。時有邂逅，受斃凶險。至誠高節，堙沒無聞，朝野人士，相與嗟悼。伏惟陛下遠應龍序，俯執天衷，每端聽而忘昃，常坐思而候曉。雖微功小善，片言一行，莫不衣裳加室，玉帛在門。況遵明冠蓋一時，師表當世，溘焉冥沒，旌紀寂寥。逝者長辭，無論榮價，文明敍物，敦厲斯在。臣託跡諸生，親承顧眄，惟伏膺之義，感在三之重，是以越分陳愚，上諠幄座。特乞加以顯諡，追以好爵，仰申朝廷尚德之風，下示學徒稽古之利。若宸鑒昭回，曲垂矜採，則荒墳千載，式貴生平。」卒無贈諡。

董徵

董徵，字文發，頓丘衞國人也。祖英，高平太守。父虬，郡功曹。徵身長七尺二寸，好古，學尚雅素。年十七，師清河監伯陽，受論語、毛詩、春秋、周易，就河內高望崇受周官，後於博陵劉獻之遍受諸經。數年之中，大義精練，講授生徒。太和末，為四門小學博士。後世宗詔徵入琁華宮，令孫惠蔚問以六經，仍詔徵教授京兆、清河、廣平、汝南四王，後特除員外散騎侍郎。清河王懌之為司空、司徒，引徵為長流參軍。懌遷太尉，徵為倉曹參軍。出為沛郡太守，加揚烈將軍。入為太尉司馬，俄加輔國將軍。未幾，以本將軍除安州刺史。徵因述職，路次過家，置酒高會，大享邑老，乃言曰：「腰龜返國，昔人稱榮；仗節還家，云胡不樂。」因誡二三子弟曰：「此之富貴，匪自天降，乃勤學所致耳。」時人榮之。入為司農少卿、光祿大夫。徵出州入卿，匪唯學業所致，亦由汝南王悅以其師資之義，為之啟請焉。永安初，加平東將軍，尋以老解職。永熙二年卒。出帝以徵昔授父業，故優贈散騎常侍、都督相殷滄三州諸軍事、車騎大將軍、儀同三司、尚書左僕射、相州刺史，諡曰文烈。

子仲曜，武定末，儀同開府屬。

刁沖

刁沖，字文朗，勃海饒安人也，鎮東將軍雍之曾孫。十三而孤，孝慕過人。其祖母司空高允女，聰明婦人也，哀其早孤，撫養尤篤。沖免喪後便志學他方，高氏泣涕留之，沖終不止。雖家世貴達，乃從師於外，自同諸生。於時學制，諸生悉日直監厨，沖雖有僕隸，不令代己，身自炊爨。每師受之際，發情精專，不捨晝夜，殆忘寒暑。學通諸經，偏修鄭說，陰陽、圖緯、算數、天文、風氣之書莫不關綜，當世服其精博。刺史郭祚聞其盛名，訪以疑義，沖應機解辯，無不祛其久惑。後太守范陽盧尚之、刺史河東裴植並徵沖為功曹、[6]主簿，非所好也，受署而已，不關事務。惟以講學為心，四方學徒就其受業者歲有數百。

沖雖儒生，而執心壯烈，不畏強禦。延昌中，世宗舅司徒高肇擅恣威權，沖乃抗表極言其事，辭旨懇直，文義忠憤。太傅、清河王懌覽而歎息。

先是沖曾祖雍作行孝論以誡子孫，稱：「古之葬者衣之以薪，不封不樹，後世聖人易之棺椁。其有生則不能致養，死則厚葬過度。及於末世，至蘧蒢裹尸，倮而葬者。確而為論，並非折衷。既知二者之失豈宜同之。當令所存者棺厚不過三寸，高不過三尺，弗用繒綵，斂以時服。輀車止用白布為幔，不加畫飾，名為清素車。又去挽歌、方相，并盟器雜物。」及沖祖遵將卒，敕其子孫令奉雍遺旨。河南尹丞張普惠謂為太儉，貽書於沖叔整議其進退。整令與通學議之，沖乃致書國學諸儒以論其事，學官竟不能答。

沖以嫡傳祖爵東安侯。京兆王繼為司空也，並以高選頻辟記室參軍。肅宗將親釋奠，於是國子助教韓神固與諸儒詣國子祭酒崔光、吏部尚書甄琛，舉其才學，奏而徵焉。及卒，國子博士高涼及范陽盧道侃、[7]盧景裕等復上狀陳沖業行，議奏謚曰安憲先生，祭以太牢。子欽，字志儒。早亡。

盧景裕

盧景裕，字仲儒，小字白頭，范陽涿人也。章武伯同之兄子。少聰敏，專經為學。居拒馬河，將一老婢作食，妻子不自隨從。又避地大寧山，不營世事，居無所業，惟在注解。

其叔父同職居顯要，而景裕止於園舍，情均郊野，謙恭守道，貞素自得。由是世號居士。

前廢帝初，除國子博士，參議正聲，甚見親遇，待以不臣之禮。永熙初，以例解。天平中，還鄉里，與邢子才、魏季景、魏收、邢昕等同徵赴鄴。景裕寓託僧寺，講聽不已。未幾，歸本郡。

河間邢摩納與景裕從兄仲禮據鄉作逆，逼其同反，以應元寶炬。齊獻武王命都督賀拔仁討平之。聞景裕經明行著，驛馬特徵，既而舍之，使教諸子。在館十日一歸家，隨以鼎食。景裕風儀言行，雅見嗟賞。先是景裕注周易、尚書、孝經、論語、禮記、老子，其毛詩、春秋左氏未訖。齊文襄王入相，於第開講，招延時儁，令景裕解所注易。景裕理義精微，吐發閑雅。時有問難，或相詆訶，大聲厲色，言至不遜，而景裕神彩儼然，風調如一，從容往復，無際可尋。由是士君子嗟美之。

初，元顥入洛，[8]以為中書郎。普泰初，復除國子博士。進退其間，未曾有得失之色。性清靜，淡於榮利，弊衣粗食，恬然自安，終日端嚴，如對賓客。興和中，補齊王開府屬，卒於晉陽，齊獻武王悼惜之。

景裕雖不聚徒教授，所注易大行於世。又好釋氏，通其大義。天竺胡沙門道悌每論諸經論，輒託景裕為之序。景裕之敗也。繫晉陽獄，至心誦經，枷鎖自脫。是時又有人負罪當死，夢沙門教講經，覺時如所夢，默誦千遍，臨刑刀折，主者以聞，赦之。此經遂行於世，號曰高王觀世音。

李同軌

李同軌，趙郡高邑人，陽夏太守義深之弟。體貌魁岸，腰帶十圍，學綜諸經，多所治誦，兼讀釋氏，又好醫術。年二十二，舉秀才，射策，除奉朝請，領國子助教。轉著作郎，典儀注，修國史，遷國子博士，加征虜將軍。永熙二年，出帝幸平等寺，僧徒講法，敕同軌論難，音韻閑朗，往復可觀，出帝善之。三年春，釋菜，詔延公卿學官於顯陽殿，敕祭酒劉儉講孝經，黃門李郁講禮記，中書舍人盧景宣解大戴禮夏小正篇。時廣招儒學，引令預聽。同軌經義素優，辯析兼美，而不得執經，深為慨恨。天平中，轉中書侍郎。興和中，兼通直散騎常侍，使蕭衍。衍深耽釋學，遂集名僧於其愛敬、同泰二寺，講盤大品經，引同軌預席。衍兼遣其朝臣並共觀聽。同軌論難久之，道俗咸以為善。盧景裕卒，齊獻武王引同軌在館教諸公子，甚加禮之。每旦入授，日暮始歸。緇素請業者，

同軌夜為說解，四時恒爾，不以為倦。武定四年夏卒，年四十七。時人傷惜之，齊獻武王亦殊嗟悼，贈襚甚厚。贈驃騎大將軍、瀛州刺史，諡曰康。

李業興

李業興，上黨長子人也。祖虬，父玄紀，並以儒學舉孝廉。玄紀卒於金鄉令。業興少耿介，志學精力，負帙從師，不憚勤苦。耽思章句，好覽異說。晚乃師事徐遵明於趙魏之間。時有漁陽鮮于靈馥亦聚徒教授，而遵明聲譽未高，著錄尚寡。業興乃詣靈馥黌舍，類受業者。靈馥乃謂曰：「李生久逐羌博士，何所得也？」業興默爾不言。及靈馥說左傳，業興問其大義數條，靈馥不能對。於是振衣而起曰：「羌弟子正如此耳！」遂便徑還。自此靈馥生徒傾學而就遵明。遵明學徒大盛，業興之為也。

後乃博涉百家，圖緯、風角、天文、占候無不詳練，尤長算歷。雖在貧賤，常自矜負，若禮待不足，縱於權貴，不為之屈。後為王遵業門客。舉孝廉，為校書郎。以世行趙曆，節氣後辰下算，延昌中，業興乃為戊子元曆上之。於時屯騎校尉張洪、盪寇將軍張龍祥等九家各獻新曆，世宗詔令共為一曆。洪等後遂共推業興為主，成戊子曆，[9]正光三年奏行之。事在律曆志。累遷奉朝請。臨淮王彧征蠻，引為騎兵參軍。後廣陵王淵北征，復為外兵參軍。業興以殷曆甲寅，黃帝辛卯，徒有積元，術數亡缺，業興又修之，各為一卷，傳於世。

建義初，敕典儀注，未幾除著作佐郎。永安二年，以前造曆之勳，賜爵長子伯。遭憂解任，尋起復本官。元曄之竊號也，除通直散騎侍郎。普泰元年，沙汰侍官，業興仍在通直，加寧朔將軍。又除征虜將軍、中散大夫，仍在通直。太昌初，轉散騎侍郎，仍以典儀之勤，特賞一階，除平東將軍、光祿大夫，尋加安西將軍。後以出帝登極之初，預行禮事，封屯留縣開國子，食邑五百戶。轉中軍將軍、通直散騎常侍。永熙三年二月，出帝釋奠，業興與魏季景、溫子昇、竇瑗為摘句。後入為侍讀。

遷鄴之始，起部郎中辛術奏曰：「今皇居徙御，百度創始，營構一興，必宜中制。上則憲章前代，下則模寫洛京。今鄴都雖舊，基址毀滅，又圖記參差，事宜審定。臣雖曰職司，學不稽古，國家大事非敢專之。通直散騎常侍李業興碩學通儒，博聞多識，萬門千戶，所宜訪詢。今求就之披圖案記，考定是非，參古雜今，折中為制，召畫工并所須調度，具造新圖，申奏取定。庶經始之日，執事無疑。」詔從之。天平二年，除鎮南將軍，尋為侍讀。於時尚書右僕射、營構大將高隆之被詔繕治三署樂器、衣服及百戲之屬，乃

奏請業興共參其事。

四年，與兼散騎常侍李諧、[10]兼吏部郎盧元明使蕭衍。衍散騎常侍朱异問業興曰：「魏洛中委粟山是南郊邪？」業興曰：「委粟是圓丘，非南郊。」异曰：「北間郊、丘異所，是用鄭義。我此中用王義。」業興曰：「然，洛京郊、丘之處專用鄭解。」异曰：「若然，女子逆降傍親亦從鄭以不？」業興曰：「此之一事，亦不專從。若卿此間用王義，除禫應用二十五月，何以王儉喪禮禫用二十七月也？」异遂不答。業興曰：「我昨見明堂四柱方屋，都無五九之室，當是裴頠所制。明堂上圓下方，裴唯除室耳。今此上不圓何也？」异曰：「圓方之說，經典無文，何怪於方？」業興曰：「圓方之言，出處甚明，卿自不見。見卿錄梁主孝經義亦云上圓下方，卿言豈非自相矛盾！」异曰：「若然，圓方竟出何經？」業興曰：「出孝經援神契。」异曰：「緯候之書，何用信也！」業興曰：「卿若不信，靈威仰、叶光紀之類經典亦無出者，卿復信不？」异不答。

蕭衍親問業興曰：「聞卿善於經義，儒、玄之中何所通達？」業興曰：「少為書生，止讀五典，至於深義，不辨通釋。」衍問：「詩周南，王者之風，繫之周公；邵南，仁賢之風，繫之邵公。何名為繫？」業興對曰：「鄭注儀禮云：昔大王、王季居于岐陽，躬行邵南之教，以興王業。及文王行今周南之教以受命。作邑於酆，分其故地，屬之二公。名為繫。」衍又問：「若是故地，應自統攝，何由分封二公？」業興曰：「文王為諸侯之時所化之本國，今既登九五之尊，不可復守諸侯之地，故分封二公。」衍又問：「乾卦初稱『潛龍』，二稱『見龍』，至五『飛龍』。初可名為虎。」問意小乖。業興對：「學識膚淺，不足仰酬。」衍又問：「尚書『正月上日受終文祖』，此是何正？」業興對：「此是夏正月。」衍言何以得知。業興曰：「案尚書中候運行篇云『日月營始』，故知夏正。」衍又問：「堯時以何月為正？」業興對：「自堯以上，書典不載，實所不知。」衍又云：「『寅賓出日』，即是正月。『日中星鳥，以殷仲春』，即是二月。此出堯典，何得云堯時不知用何正也？」業興對：「雖三正不同，言時節者皆據夏時正月。周禮，仲春二月會男女之無夫家者。雖自周書，月亦夏時。堯之日月，亦當如此。但所見不深，無以辨析明問。」衍又曰：「禮，原壤之母死，孔子助其沐椁。原壤叩木而歌曰：『久矣夫，予之不託於音也。[11]狸首之班然，執女手之卷然。』孔子聖人，而與原壤為友？」業興對：「孔子即自解，言親者不失其為親，故者不失其為故。」又問：「原壤何處人？」業興對曰：「鄭注云：原壤，孔子幼少之舊。故是魯人。」衍又問：「孔子聖人，所存必可法。原壤不孝，有逆人倫，何以存故舊之小節，廢不孝之大罪？」業興對曰：「原壤所行，事自彰著。幼少之交，非是今始，既無大故，何容棄之？孔子深敦故舊之義，於理無失。」衍又問：「孔子聖人，何以書原壤之事，垂法萬代？」業

興對曰：「此是後人所錄，非孔子自制。猶合葬於防，如此之類，禮記之中動有百數。」衍又問：「易曰太極，是有無？」業興對：「所傳太極是有，素不玄學，何敢輒酬。」

還，兼散騎常侍，加中軍大將軍。後罷議事省，詔右僕射高隆之及諸朝士與業興等在尚書省議定五禮。興和初，又為甲子元曆，時見施用。復預議麟趾新制。武定元年，除國子祭酒，仍侍讀。三年，出除太原太守。齊獻武王每出征討，時有顧訪，五年，齊文襄王引為中外府諮議參軍。後坐事禁止。業興乃造九宮行棊曆，以五百為章，四千四十為部，九百八十七為斗分，還以己未為元，始終相維，不復移轉，與今曆法術不同。至於氣序交分，景度盈縮，不異也。七年，死於禁所，年六十六。

業興愛好墳籍，鳩集不已，手自補治，躬加題帖，其家所有，垂將萬卷。覽讀不息，多有異聞，諸儒服其淵博。性豪俠，重意氣。人有急難，委之歸命，便能容匿。與其好合，傾身無吝。若有相乖忤，便即疵毀，乃至聲色，加以謗罵。性又躁隘，至於論難之際，高聲攘振，無儒者之風。每語人云：「但道我好，雖知妄言，故勝道惡。」務進忘前，不顧後患，時人以此惡之。至於學術精微，當時莫及。

子崇祖，武定中，太尉外兵參軍。

崇祖弟遵祖，太昌中，業興傳其長子伯以授之。齊受禪，例降。

【史評】

史臣曰：古語云：容體不足觀，勇力不足恃，族姓不足道，先祖不足稱，然而顯聞四方，流聲後裔者，其惟學乎。信哉斯言也。梁越之徒，篤志不倦，自求諸己，遂能聞道下風，稱珍席上，或聚徒千百，或服冕乘軒，咸稽古之力也。

校勘記

↑ 魏書卷八十四　諸本目錄此卷注「不全」，卷末有宋人校語云：「高氏小史儒林傳無刁沖、盧景裕、李同軌三人，史目錄皆有之。此卷刁沖、盧景裕傳全錄北史，非魏收書，史臣論亦出北史，北史全用隋書傳論。」殿本以校語入考證，開頭一句又改成「魏收書儒林傳亡，用高氏小史補之」。按此卷常爽、刁沖、盧景裕、李同軌四傳，北史卷八一儒林傳所無。常爽，北史卷四二有專傳，刁沖附卷二六刁雍傳，盧景裕附卷三〇盧同傳，

李同軌附卷三三李義深傳。今檢此卷常爽傳也全同北史，宋人漏舉。李同軌則魏書本已附卷三六李順傳，與此卷同軌傳幾乎全同，一人二傳，實為重出〈北史同軌傳較簡〉。其他諸傳，凡北史儒林傳所有諸人都比北史詳備。其中徐遵明傳，北史多出勒索學生事，李業興傳多出語音不正和與孫騰、邢子才對答語，當是北史據其他材料增入，非魏書原文所有。傳序也像是北史傳序敍魏事一段所本。據上述情況，除常、刁、盧三傳及史論外，似皆魏書原文。宋人於目錄注「不全」，於校語只說刁、盧二傳「非魏收書」，史臣論「出北史」，則也認為序和其他諸傳是魏書原文。且據校語，當時比對高氏小史，只說三傳此有彼無，沒有說其他諸傳以小史補。小史久亡，清人又何從知之？但也有可疑之處：一，若說此卷只是殘缺不全，除三傳外均魏書原文，何以所缺前後錯出，恰好是北史儒林傳所無之傳？高氏小史節錄魏書，何以小史儒林傳所無的三傳也是北史儒林傳所無？二，李同軌，魏書已附李順傳，儒林傳目應無其名，何以校語說「史目錄有之」？或此所謂「史目錄」乃指宗諫史目等〈見卷八六孝感傳按語〉，則後人據目補傳，何以不據本書目錄而據他書？後人既已從李順傳中析出同軌傳入儒林，何以不刪李順傳中所有？這些疑問頗難解釋。

↑ 河間邢祐　諸本「祐」作「祜」，北史卷八一平恒傳作「祐」。按邢祐附本書卷六五、北史卷四三邢巒傳，都作「祐」。「祜」字訛，今據改。下同。

↑ 燕東部侯釐　通鑑卷九八〈三一０四頁〉見燕「中部俟釐慕輿句」。晉書卷一一０慕容儁載記無文，通鑑當據十六國春秋或范亨燕書。按突厥官有「俟利發」，契丹有「夷離堇」，並即此「俟釐」，這裏「侯」字當是「俟」的形訛。

↑ 見皐魚之歎方歸而養親　諸本「皐」作「旱」。北史卷八一劉獻之傳南本、殿本「旱」作「皐」。按皐魚事見韓詩外傳卷九，云「於是門人辭歸而養親者十有三人」，與此傳語合。「旱」字訛，今據改。

↑ 贈大將軍　北史卷八一孫惠蔚傳無「大將軍」三字。按大將軍甚重，以崔亮、崔光之顯貴，死後追贈亦只車騎、驃騎大將軍，孫惠蔚軍號為平東將軍，豈能驟贈此官。疑是衍文，或「大」乃「本」之訛。

↑ 刺史河東裴植並徵沖為功曹　諸本和北史卷二六刁雍附刁沖傳「植」作「桓」。張森楷云：「『桓』當作『植』，植傳〈附卷七一裴叔業傳〉除瀛州刺史，即此時事。」按前劉蘭傳亦見瀛州刺史裴植。刁沖稱勃海饒安人。卷一０六上地形志上滄州條和浮陽郡

饒安條，熙平二年〈五一七〉分置滄州前，饒安屬瀛州浮陽郡，其稱「勃海」，乃因漢晉舊屬。裴植為瀛州刺史在熙平前，饒安是瀛州縣，刁沖是本州人，故得為功曹。張說是，今改正。

↑ 國子博士高涼及范陽盧道侃　張森楷云：「『涼』當作『諒』。據高佑傳〈卷五七〉，佑孫諒為國子博士，在孝文、宣武間，與刁沖同時，當即其人。」

↑ 初元顯入洛　諸本無「初」字，北史卷三０盧同附盧景裕傳有。元顯事在前，前文敍事已至東魏末高澄當國時，李慈銘、張森楷均謂有誤。李且謂「除國子博士前已載之，何必複出，北史於『元顯』上加一『初』字亦非。」按這是追敍以前官位升退，刁沖「未曾有得失之色」，本非記歷官。此傳本出北史，乃是脫「初」字，遂似敍事顛倒，今據補。

↑ 成戊子曆　按卷一０七律曆志載崔光表云：「總合九家，共成一曆，元起壬子，律始黃鍾。」業興初造之曆起於戊子，為戊子曆，至是「總合九家」則起於壬子，為壬子曆。卷八二常景傳亦稱「先是參議正光壬子曆」可證。這裏「戊子」乃「壬子」之訛。

↑ 與兼散騎常侍李諧　諸本脫「散」字，今據北史卷八一李業興傳補。

↑ 久矣夫予之不託於音也　諸本此句作「久矣，不託音」。冊府卷六五八〈七八七七頁〉如上摘句。按語出禮記檀弓下，諸本有脫文，今據補。